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日鈔卷六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讀易日鈔卷六

贊善張烈撰

下經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止于下而巽于上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廹切是不遽進之義故

名漸夫天下之凡為進者莫不貴于漸而女之進歸于夫家必六禮備而後行尤漸之昭著者也故漸有女歸之象女歸以漸此其得男女之義无失已之嫌而吉也推之凡有進者皆如是則皆吉矣然進之序固以漸矣而其所以得進之由又必出于正而後可卦自二至五皆得其正故漸進者又利于固守正理也

雲峰胡氏曰咸取女吉娶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

者之占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之作漸

漸者漸進也女歸如是則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然漸進而又利于貞者何歟凡爻當位者謂之得位

卦變自渙☴☵來者九進居三自旅☲☶來者九進

居五皆陽上進而得陽位也夫陽進而得其位則往

可以有功也所以然者何也陽得陽位者正也天下

惟此正理上以是表下以是應陽剛上進豈尋常之進而已將有天下之責也而進以正則一人以正進而邦之正者皆興邦之不正者皆化莫不相率而為正矣可以正邦此所為有功也得位之正則可以正邦而有功漸其可不利于貞乎

其位剛得中也

以卦變言固有得正之義矣以卦體言則九五之爻位又為剛得中有陽剛之德而能權動靜之宜絕躁

急之失剛得中其進焉有不正者乎此所以斷斷利于貞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至于此卦所以名漸者又何取乎夫人之動也不安于下分與急遽以上行進而不顧其安貪于前而不慮其後未有不窮者也卦德止于下而巽于上以此而動又安窮乎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木漸長漸高君子有當漸者于已而欲居積其賢善之德非一日之畜也于人而欲善其風俗非可一朝而化也皆以漸致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為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往來有時而其行也長幼有序其進也安徐不躐皆漸象也故六爻以鴻取象初六始進于下尚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如鴻之進于水涯未為得所也夫初才弱而位卑小子之

象而處始進无援之時固宜有危厲而言語小傷不能免矣然于理非有失也故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之厲時位使然非已自取于義為无咎也又何傷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柔順中正有可進之德又能以漸而進而上且有九五援之是已无媿于所進而又有得遂其志之勢如

鴻由干而進于磐石之上安便得所而飲食自適衎衎然和樂也進之吉者莫大于此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飲食何以衎衎使我无德可進而竊居其位則處之不安進不以漸而躐居其位則處之又不安處之不安而徒貪一飽食其能下咽乎二以有德漸進而應于上得之有道處之心安不為徒飽是以能和樂而自適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水鳥故由水而涉干是方進而未為得所也由干而磐則水濵安平之大石鴻于此憩焉得所矣再進而平陸豈水鳥所宜乎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有恣已過暴冥行失勢之義故為鴻漸于陸其占在丈夫則為剛愎无助足以殺軀征不復也在婦人則為陰陽失和雖孕不育也凶莫甚焉然此過剛之道惟用以禦寇則利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是羣醜皆歸而已獨不歸永離羣類无復生望矣婦孕不育由其過剛而无應陰陽乖戾失其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盖禦寇之道非極剛之人不能率衆同力致死以拒敵故三之過剛在禦寇用之正所以同心恊力順以相保聚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漸于木則不安甚矣以

六四乘九三過剛之上是以善弱之資而遇艱險之

人或艱險之事不得所安若鴻漸于木也然所遇雖

不善而四能以順巽處之則于不安之中猶稍得所

安焉若鴻在木而或得一横平可棲之桷也故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事之難易在人自處處不安而可以得桷者惟其義

理之順正而自處于卑巽也使理不順而心不巽安

望得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漸于陵之高矣六二正應乃隔于三四而未得其用如婦之三歲不孕然二五正應三四豈能奪之天下事凡正理所在雖一時有隔終必獲伸居正相應之位而抱兩相符之德原非泛泛浮合者比人自不得而勝之故終合而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二五之相合本其所願終莫之勝則得所願安得不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陸作逵

上九至高其漸也乃超然遊于物表人不得而近若鴻之飛于雲路也然其清高獨出之概足為世表若鴻羽可用為儀衛之飾蓋雖不與世近而有用于世吉道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獨遊世表其志卓然而不可亂故足表于世

雲峯胡氏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上在无位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非无用二志不在温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嫁也妹少女也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不擇

所偶非正也其情又為以說而動亦非正也故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妹者在妹女之自歸不待求聘者也歸妹固已凶而不利矣而卦爻自二至五皆不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歸妹男室女家固天地之大義也何以見之使天地之氣不相交而萬物何由興起使男女不相配而人

類何以繁生此歸妹為天地之大義也夫婦者女之終而生育又為子之始故歸妹為人之終始其義豈不大乎

說以動所歸妹也

夫歸妹之義本非不正而此卦之德為說以動是不顧其理之正而惟情是從則其歸為女之自歸所以為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本正而此卦所以為歸妹者則為說動是已不正矣况卦體尤有不得其正者焉辭曰征凶以卦體二三四五位皆不當行不以正敗禮滅度凶所由也曰无攸利者卦體三五皆以柔乘剛是婦制其夫夫屈于婦所謂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何所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則澤水為之揺漾女從男之象也君子于此觀其始合之不正即預有以知其終之有敝葢女子從

人以説而動至于失身敗德而不保其後者多矣凡
事皆然始不正者終必敝也
蒙引曰永終只是久後之意非永其終也此句承

歸妹字來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居下而无正應其象則娣妾之卑也陽剛有賢正之
德惜為娣不能大彰其德僅能承助其君若跛之能
履不能以遠到也然亦娣中之賢者矣故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婦人從一而終故恒為貴而娣妾之心尤不能恒初之為娣則剛正而能恒者也跛能履而吉者雖不能自主事亦可以承助君之不逮有益于家者多矣故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剛中賢女也上有正應非如初之為娣也然正應陰柔不正是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内治之功如眇

之能視而已較初之跛能履其薄命不偶相去无幾矣人之處此且奈之何哉女賢而无良夫猶賢人而无明主夫不遇主之幽人主雖不賢不可以自改其德亦不可以怨望其君惟幽靜自守則利耳利幽人之貞聖賢之處不幸止此道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順從婦之常也以夫不賢而失其常罪乃大矣故幽人之貞者欲其靜守已正而不變其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陰柔不中正又為説主不正之女人莫之取者也故須待而未得所適反歸為人之娣焉賤亦甚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者未當其位不正而人莫之取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陽剛為賢居上體為貴賢貴之女而无正應无所與歸故其歸妹也愆過其可嫁之期矣然其遲歸也欲

擇佳偶以四之賢貴豈終无歸故終必佳配來求有可歸之時自重如是與六三正反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非人莫之取也四自有志也其志欲有所待而後行待其佳偶故寧愆期豈可以終身之重不擇人而妄配哉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五居尊位女之最貴者下應九二猶帝女之下嫁乃

其德柔中能尚德而不尚飾葢惟有德之人則専以德為事不及于飾也象如帝乙歸妹而其女君之袂反不如其娣之袂之良美若是者其于婦人隂柔之德可謂盛矣若月之幾至于望也宜家之吉可知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五何以幾此葢五位在中是有中德德之可貴者也以其可貴之德而行

則惟見德之為貴不見袂之為貴外飾之美與不美

自不入其心袂之不良豈強而能之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以陰柔居歸妹之終陰柔非賢居終過時而又无應

是約婚而不終卒于无諧者也夫婚禮之成則女必

承筐是將士必刲羊以宴今女則承筐无其實士則

刲羊无其血是未嘗承筐未嘗刲羊昏禮不成也何

利之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虚筐也

陽實隂虚婚道以誠相求乃克有成曰上六則隂柔无實是以約婚不終而徒承虚筐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大也以明而動見之明行之決功无不成有盛大之勢故名豐豐則固已亨矣但盛極則衰王者至此有憂道焉然勿為徒憂也宜守其常而不使至于過

盛常如日之中焉可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之義大也卦德明以動明動相資可以不安于小圖而成其大有為之志故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夫王者居得為之位操得為之勢而又當此豐盛可為之時則其志氣恢張不復甘于狹小意向雄闊又復恥于謹戒惟大是尚此其所以可憂也故戒以宜

日中者日中之明方能遍照天下過此則照有所不及矣王者宜常自戒惕使此心時時周入乎天下而不敢懈乃有以保其業不然一念懈弛即有照不及之處釁孽即由此生矣可不戒乎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且卦辭之所謂宜日中者尤有深意焉謂時之可盛而不可過也日中盛矣既中未有不昃月盈盛矣既

盈无不虧食盛極必衰理數不得而逃也非惟日月推之天地之盈虚亦隨時而消息方時之息也變化蕃生天地盈矣及時之消也羣動收寂天地虚焉天地不能違時以常盈而不虚况于人乎况二氣之屈伸于天地間而謂之鬼神者乎夫惟盛極必衰所以戒之恒如日中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兼至威照並行其勢盛大君子于獄之未決也

則明以折之既折則致以刑而不少貸又可威也此威照並行之道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凡相應者常非均敵陰應陽柔應剛是也初九九四均是陽剛才力相敵宜其不相得矣然當豐時明動相資初明四動正可相合而有助是四乃初之配主謂之主者羣爻之中耑惟四相配也惟與配主相遇則雖相均敵而无相爭之咎且行有嘉尚之功矣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雖旬而可以无咎蓋才力之相敵者若萌一求勝之心則兩賢相厄患災乃生惟相下相資不求過乎旬則災不生而无咎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則五之昏暗足以大蔽我之明德豖為豐大其蔀障而日中見斗昏蔽甚矣處此而尚欲往而回其惑開其蔽以強

爭之則反見疑而又不可任之莫救也惟積吾誠意
以感動之使上心久而自悟忽若開發其蒙則吉矣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意誠之極人未有不動貴以巳之信發上
之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三明極而應上之暗極其受蔽又甚于二若豐大其
旆幔日中見沫沫星之小者于日中之時見焉昏愈

甚矣如此則雖有明而不可用若折其右肱然非己之罪也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未有事昏極之主而能成大事者豐其旆則不可大事也故曰折其右肱正見其終无可用之理耳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以剛明之德上比六五之柔暗豐蔀見斗象同于二夫以剛明受蔽于上勢難獨挽必有同德之士恊心

共濟猶可救也初九明體彼雖居下然德則等夷與
夷主相遇則吉矣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
吉行也
豐其蔀以位近六五處非其位也日中見斗是幽暗
已甚不能明也然遇其夷主則兩德相資動中機要
所行乃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質雖柔暗然在下賢明之才固不乏也若能虚己下求以來致天下之章明者用人之明以為明則福慶集于天下而有美譽矣何吉如之此聖人因五柔暗而設此以教之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居尊故其吉為慶及于天下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滿假甚矣處震之終躁動

極矣是明極而反暗者也象為豐大其屋反以自蔽其家且昏蔽之極闚其戶闃然无人至于三歲之久亦不覿凶道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在上自高若飛翔于天際也闚戶无人非果无人也暗不見人自生障蔽耳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吳氏應回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于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此卦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名旅處旅本无大通之理如六五得中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乎明則處旅可以不困是亨也因其為旅之亨故為小亨且旅雖

非常居而亦自有處之之正道如言忠信行篤敬仁

于童僕義于同侶禮以律身智以照物道亦大矣必

守其貞乃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

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所以小亨者旅本離居在外之事今卦體六五

之柔得中乎外卦而順乎上下二剛柔中則溫惠之

德所如皆合而又順附陽剛以資其力彼之力又足

以庇我矣卦德艮止而離麗乎明止則靜專无躁妄之舉明則辯物有察情之用是以能小亨能守貞而得其吉也不然寄身于外无所與親而性非柔中動與人忤又无强有力者為之夾持躁妄多失而昏于擇人其能一步行乎況能不失旅之貞以保其吉乎

旅之時義大矣哉

是以旅雖暫事人易忽之然處之為最難于此而欲不失其時義豈易言者豈不大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用刑不可失當而又最難于得情故必明以察之有慎重而不敢輕者焉曰明慎其必求為明必不敢不出于明者正慎之至也而凡有獄情又必速為決之不久留滯明慎如山不留如火治獄之道有合于旅

象如此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陰柔非明爽之資居下无遠大之志當旅時而鄙猥

瑣細難與人諧斯其所以自取殃咎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陰柔在下其志意无過人者局促窮陋行事能勿瑣瑣以取災乎

六二旅即次懐其資得童僕貞

旅中之善不過三事即于次舍則身安懐其資財則用裕得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頼處旅而有此三者可謂得志矣六二柔順中正以温恵之性而動合

中正之理故三者皆備于諸爻最吉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處旅之時即次懷資固為要矣而童僕尤急得童僕之忠貞則行有所賴終无尤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道以柔謙得人為本蓋寄身于外非若在家之有親倚而九三過剛則性褊急不中則處失當居下之上則自高不下人正與二反故為旅焚其次喪其童

僕雖其心非邪然已危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焚其次亦已困傷矣況又喪其童僕乎以旅之時
而過剛不中好高陵下其與下之道如此以理斷之
固宜其喪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四雖不及二柔順中正然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
而能下人故處旅亦不及二而優于三雖不如即次

之安而旅于可旅之處不至投非其所優于三之焚次也雖不如懐資之裕而得其資身之斧以自防優于三之喪僕然居非正位又上无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處非其所无高明之援而徒齬齬與卑瑣者處我心又安得快乎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雖旅于處然居不得正无陽應陰是尚未得位故雖得其資斧而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離有雉象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有射雉之象雖費一矢而所費不多終得譽名所失少所得多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終以譽命益其才德之美上達于君非徒草野有聞而已君子積行終身或不能邀上人一日之知今曰上逮又何惜一矢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以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剛傲取災不特焚次而且

如鳥之焚巢將安歸乎始雖驕樂終乃悲號葢其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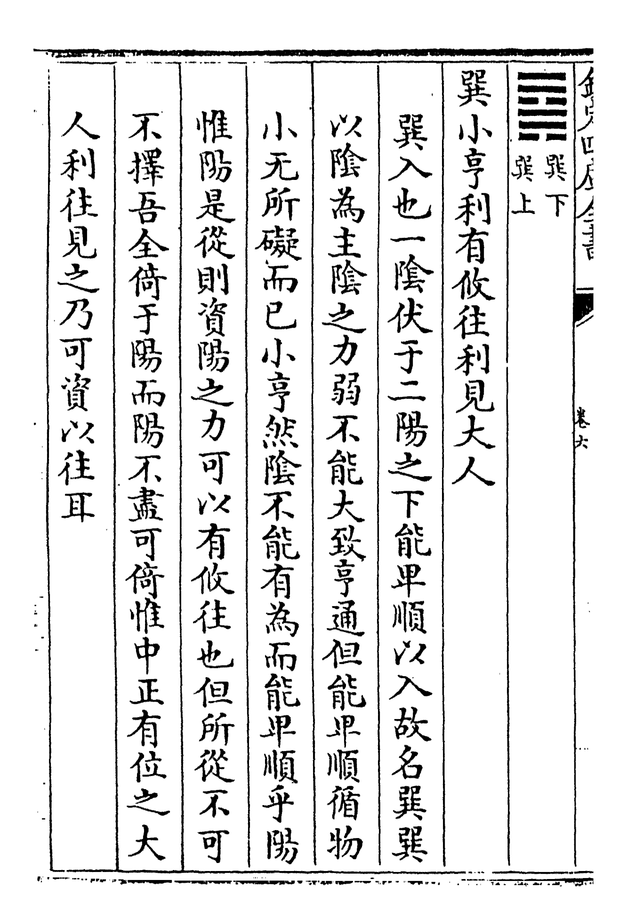
上之甚忽焉失其順德而不自知是以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道貴順以旅之時而自高在上其義宜焚勿足怪

也喪牛于易者驕氣方盛喪不自知雖至于焚巢號

咷而終不自聞知其過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一陰伏于二陽之下能卑順以入故名巽巽以陰為主陰之力弱不能大致亨通但能卑順循物小无所礙而已小亨然陰不能有為而能卑順乎陽惟陽是從則資陽之力可以有攸往也但所從不可不擇吾全倚于陽而陽不盡可倚惟中正有位之大人利往見之乃可資以往耳

彖曰重巽以申命

卦上下皆巽是重巽也重巽之義為申命之象葢人君欲有所為必順人情所向而反復丁寧以深入其心正重巽之義也以為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以卦體言九五剛健足以振天下柔懦之習然又不恃其剛而順依于中正之理居心不流于偏制事必

當其則而乘權居尊其志得行初四之柔皆順從乎二三五上之剛夫九五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所以為大人也柔皆順乎剛此所以能順大人以利有攸往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勢相繼以至巽象也君子凡有行事必先反復丁寧以申明其命令而後行焉亦隨風之義也舉大事者必順人心順其心而深入之然後鼓舞從命而事

可行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以下伏為義故初四皆陰而初最下則初之巽更過兌以上現為義故三上皆陰而上最上則上之說更深初下六柔為巽之主過于卑巽凡事遲疑或進或退而不果過懦何利惟利于武人之剛猛以為貞武人剛太過者也以矯初之過柔則正而宜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之病由于志趨不一也矯以武人之貞則斷然强立向之襍亂无定者今皆清治而有據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尊者坐牀上卑者拜牀下在牀下卑屈之象也史巫為人達誠意于鬼神者也九二以陽處陰不過其剛又居下位多畏于上有不安之意焉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居中亦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卑巽以處牀下且用言辭以自達其誠丁寧煩悉若用史巫

之紛若其辭則得巽之宜而吉不見責于人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若疑過矣而吉以二得中也中道最難識非必不過巽之為中宜過而過過乃中也

九三頻巽吝

過剛不中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勢此豈能為巽者強而為之非出于誠不誠不可久屢勉屢失但見其頻巽而已志不自勝深可吝也三居兩

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有頻象此別意耳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出于誠者其心用之不窮勉強為之少間則故態復露其志向非不欲巽而動輒見窮非有繼而可久是以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无才无應又不得人之助而承乘皆剛非陰柔所能安處宜有悔矣然以陰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

下陽剛反為之助故既免陽剛之侵可以悔亡而且
資陽之力有未必獲以田則所獲之多足備乾豆賓
客君庖三品之用他事可知矣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獲三品則資陽以有功豈止悔亡而已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
居巽體則苟且偷安之弊有不免宜有悔矣然以其

性體剛健中正能奮厲而改圖可以得正而吉且悔亡无不利矣是其始之悔為无初而後之悔亡則有終也然其改圖之貞道宜何如夫改先之巽懦者更也若榦之庚也必也丁寧于更變之前使人皆樂于易轍如庚前三日之丁又揆度于更變之後使事必謀于萬全如庚後三日之癸善于更變如此此所謂貞也故吉

彖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之吉他爻皆以巽為義惟五以更巽為義然必

惟其為九五則有中正之德正以謹度中以規時故

獨能更巽而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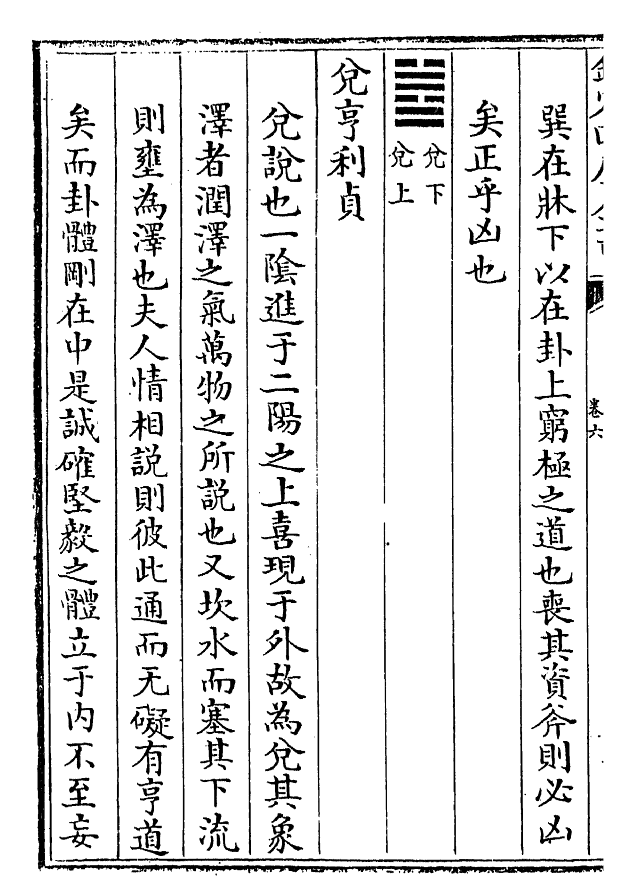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居巽之極凡事委阿過于巽而失其剛斷之德象為

巽在牀下喪其資斧如此則自輕取侮失機召禍雖

无邪心凶不免矣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以在卦上窮極之道也喪其資斧則必凶矣正乎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兌說也一陰進于二陽之上喜現于外故為兌其象澤澤者潤澤之氣萬物之所說也又坎水而塞其下流則壅為澤也夫人情相說則彼此通而无礙有亨道矣而卦體剛在中是誠確堅毅之體立于内不至妄

說故亨也然說易流于邪妄而卦體柔在外以柔說
物懼其失正故利于貞
彖曰兌說也
卦名兌說之義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
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名取其說矣又戒其利貞者何卦體剛中則能貞
柔外則不可不貞故雖說而必利于貞也夫言說則

近于私私則小小則可以說一二人不可以說千萬人要人以說而不能使人自說說而貞則大大則不求人說而人自說且不止一二人說而人人說是以正理所在凡天理當為人心欲為者我一舉事而人皆有以順之應之天人皆與我无逆何說之甚也而以此鼓民民有不說從者乎以順應之正說而倡事以先民民且忘其勞況不勞民之事也以順應之正說而使民犯難民且忘其死況非死民之事也夫忘

勞忘死是民之自相勸勉鼓舞而不能已也可謂利矣然皆由于順天應人之正說令而知說惟正則大惟大則人自說勸而不可已人第知有說而不知說之大也說之大蓋遂至民勸矣哉又何可不利貞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滋潤互相說也朋友同講講之又講為習亦互相資益互相說也天下之可說者无如此事矣

初九和兊吉

陽爻不失于柔媚處下不失于上求无應不失于私係故能以和氣御世周徧其説而无偏黨之私吉道也説若易于和而實難説有私則乖爭起和兊惟初能之

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凡情有不正則理必不順心必不安皆疑也皆不吉

初自行其正无疑于理无疑于心又何不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以陽居陰處非其位必有難感之人未易說者悔不免也然剛中有中實之心積已之誠以感說于物則吉而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和兌以周于物故觀其行孚兌以積于中故推其志志者心所存心存主于誠信而不失人必格矣是以吉也

六三來兊凶
爲下卦兊主又隂柔不中正是好說而不度其正者也然上无與應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彼初之正二之中豈屑與之卑賤取辱凶道也
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即不中正苟中正則初二且樂求之何至來以取凶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

上承九五之中正理所宜說又下比六三之柔邪情所欲說二者未決方商度所說而未能寧定然質性陽剛終知決所去取故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深可喜矣交歧邪正事介是非意分善惡皆此象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商兌之時邪正固不可知矣稍一不悟即流為小人之歸而今能介疾焉此其喜固非小喜由此日進于高明蓋已甚可慶慰矣

九五孚于剥有厲

陰能剥陽況上六以陰柔為兑主處說極尤能妄說以惑陽内則蠱人之心外則虧人之行何剥如之而

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又在說時德位可恃未必不好人說己而容邇上六豈其幸乎故其占為孚于陰之剥己者則必有危厲矣

彖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正謂剛中正當謂居尊位惟位正當則自恃正當以

小人為不足畏而不知已入其術中遂不覺與之孚也

上六引兌

以陰居說極又為成兌之主深于術者也故引下二陽以相說陽之從否未可必而但見其日事于引而已矣

來者已來就人引者誘人就已深于來矣故引之者剥之也三言凶上反不言者不言其應但著其

狀所以深惡之也

彖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惟上六故為引兌說道利貞本自光大故曰說之大

至于引而私暗甚矣說道不可問矣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下坎上巽有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名

渙處渙散之勢若无人為之拯救則天下終于不合

矣卦變自漸䷴來九來居二得其所安六往居三得位而上得六四之助剛柔各得其用有亨道矣夫天下之渙皆所當聚而最大者无過于假廟人徒知憂天下之渙求經濟于外而反忘已身所由來有祖考而後有身有身而後有民物祖考方去遂任其精神之散而莫之求生身之本尚可不聚也身外之民物反亟乎故言萃言渙之道莫先于王假有廟也至于渙散之時險難方殷非才不足以濟而卦象木在

水上有克濟之象故為利涉大川雖然亨而非正則剛柔无撥亂之功假廟非正則豐祀有媚神之意涉川非正則遇事有行險之心是三者皆宜于貞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渙之所以亨者濟渙之用惟剛與柔此卦之剛卦變自漸剛自三來居于二處乎中地進退裕如而不窮剛者得以盡其用矣此卦之柔自二而外居于三居下之上是得位矣而上而與六四同類相助柔者亦

得盡其用矣剛足以有為而復得乘便之地柔不足
自立而乘權有與剛柔各盡其用又何渙之不亨乎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假有廟非徒隆其大而已王乃親在廟中也廟者
向徒見祖考聚于斯而今王乃亦在于斯儼然王者
一至其地而祖考皆如在焉使王不在廟中則王之
精神不聚而祖考之精神亦渙散而無屬矣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治渙所以濟險而卦彖木在水上有乘木之象乘木則川可涉以乘木之道濟險可以有功也夫大川在前入者皆沒宜若无術以越之矣乃有道焉天下之物水皆不受而惟木則浮于是假用于木而人乘其上大川之險无如我何人之智能善用未有若乘木之妙者也以乘木之道涉險天下无難濟之事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天下之情本樂聚而惡散若可以任其渙散而不之

恤者必其與我邈不相屬者也天下何物與我不相屬而大本大根則帝與祖又我身所從出人而忘天忘祖精神兩不相聚是自戕其本也使人人不知有天祖又何知有君親天下之冰消雲散而不相維忘本故也昔先王是以享于帝以聚天之神立廟以聚祖考之神使天下仁孝報本之心油然而生則不忍復散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當渙之始救之易為力宜用拯也又以柔居九二之下能順乎九二以資其力是又得馬之壯也渙可拯矣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之才不能濟渙而可以吉者惟初六性柔則能順乎二以成功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二非陽地而九居之若失其所處不足濟渙而有悔

矣然卦變舍三居二得中不窮是當渙之時舍其故
地之不安而急奔以就所安机者人所凴以安也得
凴藉以為安悔可亡矣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渙之時人皆願求所安夫所願在是而坐失機宜
終身不獲可勝悔乎二奔机則得願所以悔亡曰得
幸之亦危之
六三渙其躬无悔

陰柔不中正有私于已身之象悔不免矣然居得陽位則才雖未優而志在濟時能為人忘已渙散已躬而不之恤夫百私皆出于躬能散其躬則濟否未可知而其心无悔矣此上四爻皆用渙以濟渙者也渙之象不可在世不可不在身一人各私一身所以渙而不相屬散其身則渙者化而聚矣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人莫不各私其躬而三能渙之者志有在也身為內

世為外二者不容並係志在于外自不暇顧身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而下无應與有能散其羣黨之象夫人心渙散之時各為羣黨不能統一而四能散之解私交以急公事未有如此之盡善者也占者如是則元吉且既能散其小羣則統為大羣是其渙之所聚者且如丘之積洵非平常之人所思及者矣常人止知各結其私豈能公懷若是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渙羣之心可謂光明无私昧廣大不狹小也此其為元吉而匪夷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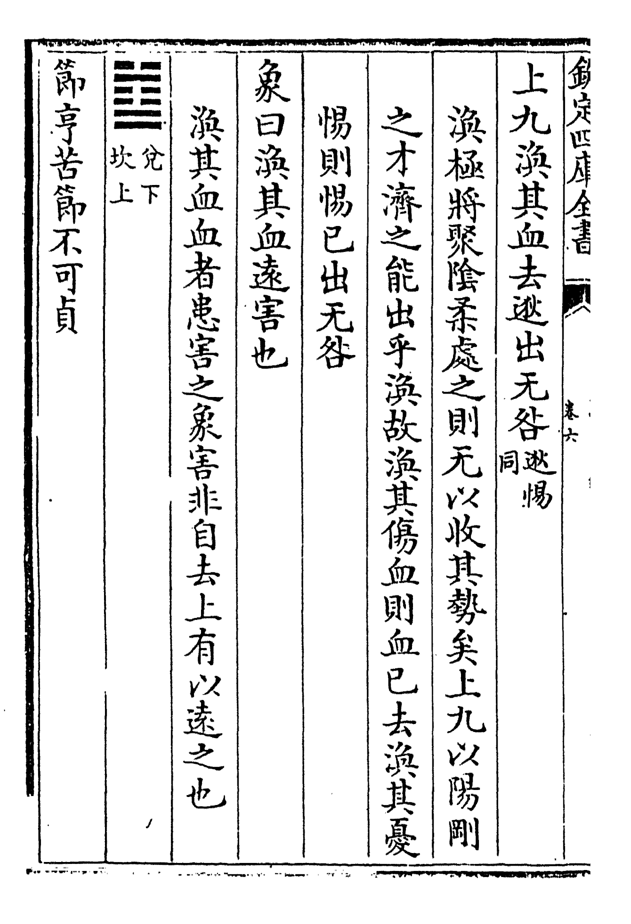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當渙之時所宜渙以合人心者莫如號令與居積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得濟渙之要故能渙散其大號大號大政令也布此大號出乎上之中心由中及外由近及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洽之猶

人之汗出乎中而洽于四體也又能渙散王之居積以公諸人夫散其號則天下共見一人之心矣散其居積則財散而民聚矣天下大勢不其合于一乎庶于主渙之責无咎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汗渙居其功大矣而止言无咎者以五正居尊位天下之渙皆其責故必如是而乃可以无咎也王居无咎是將爻辭節作四字意則全包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逖惕同）

渙極將聚隂柔處之則无以收其勢矣上九以陽剛之才濟之能出乎渙故渙其傷血則血已去渙其憂惕則惕已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其血血者患害之象害非自去上有以遠之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有限而止也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凡事有節則裁制有道可以通行无弊而卦體剛柔均半二五得中其節又不至于過故可亨若節之過而至于苦則人病其難行是亦不可固守以為正矣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節固有亨道矣而卦體又剛柔分而剛得中葢人情易流其斷然能自節止者惟剛能之特患剛過則節

之不近人者多耳今剛柔各半是嚴勁之體與温潤
之意並存也二五之剛得中是斷制之理皆制于所
當制也此二者節而不過故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至于苦節則其道窮而不可行是以不可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夫苦節之道窮而不可貞則節之貴于通可知通者
所以亨也卦德兌說人于所說必務進而不知止乃

前遇艱險阻其所為則思自止矣方說而止是節道也然節之善否全視主節之人而卦體九五實得位以主節于上夫五之主節為何如哉五蓋中正者也內无輕重偏畸之情外有義理適當之則則其所為節者皆天理民彝所不容已而通行于天下而无弊者也夫節出于中正而可通此節之所以為亨而非苦節比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推而言之何往非節也天地無節則寒暑陵奪失序不成為四時矣國家无節則多取濫用傷財以害民矣惟天地之氣有節而四時乃成惟立制度以為節取之有則用之有經則不傷財不害民凡此皆有賴于節甚矣節道之大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君子之節莫大于節民節身二者而已節民之道于凡儀文器物必為制多寡之數隆殺之度焉天下所

以无踰節之俗節已之道于存心制行必商議其宜

操何術宜執何行焉一身所以无失節之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當節之初未可以行而陽剛得正亦能節而自止象

為靜止自斂不出戶外之庭慎密如是又安得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非耑于止也時尚塞耳兼知通塞之宜而後能時

止則止不出戶庭豈姑以退閑掩拙哉

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當可行之時矣而失剛不能有為不正乖于事理又上无應與故知節而不知通象為不出門内之庭凶道也妄動固足召災固執亦能取禍也初本在戶内而不出戶是守其固然二應在門外而不出門則喪其當然也初前遇竒戶象二前遇偶門象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貴乎乘時時不可失不出門庭失時甚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不中正非能節者侈于前必困于後既不節則必嗟安所歸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三之嗟以不節而自致者也又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九五主節于上六四承之然使承善節之道而已不能順中正之理日在吾前而內不勝其邪倚之私上

亦无以益我也四柔順則能受節得正則又近于節故承五之道而安然自有其節亨道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由于能承承由于順正

九五甘節吉

五為節主而能以中正節天下其節道皆協人之性宜人之情樂易而无所艱苦是為甘節吉道也以此而往人說從之有嘉尚之功矣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既曰節則不患不正而患不中故五之甘得之正者固不少而得之中者尤多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尤重于禍福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雖貞實凶然此終知有節其視不節之嗟遠矣悔亡

象曰苦節之凶其道窮也

苦節之所以貞而凶者以其道之窮也總之節道中正則通而亨吉過則窮而凶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二陰在内四陽在外是中虛也二五剛中是中實也中虛者心體淨明中无私偽孚之本也中實者意念誠慤中无浮妄孚之質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上下交孚故名中孚夫孚信之道以何為

極必其誠意所積雖无知如豚魚亦可感動則其无所不格可知是乃吉道也至信之道以涉險難則不僥倖不欲速人樂助之大險可濟而卦象木在澤上外實内虚亦有乘木舟虚之象故利涉大川雖然至信可以感豚魚涉險難但感物不以正則違道干譽者有之涉川不以正則行險苟免者有之故信必以正乃利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卦名中孚者卦體以全體言為二柔在内分二體言二五之剛得上下之中中虛中實皆孚象也卦德下說從而上順理是上下相孚也夫上下相孚則非獨吾臣吾民而已乃由近及遠化及萬邦皆與我孚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言信而必曰豚魚吉者豚魚至无知而信足以及之則信无不及矣故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信之可以涉川者卦象木在澤上既有乘木之象外
實內虛又有舟虛之象乘木者實理之用舟虛者虛
中之能皆信之所以利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道至矣而必利乎貞者蓋正者天理天理本實而
吾不敢虛天理本真而吾不敢妄凡吾之所為誠篤
不欺者一皆天理之本然理本不可偽而吾即如其
无偽者以應之故孚雖可以感无知濟險難未敢必

其盡合乎天惟利貞乃應乎天也此中孚之極致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自然相應乎象也君子之孚莫大于議獄獄之未決是以貴議君子恐其察之不審而誤陷无辜也寧姑緩其死以待議之徐定是其至誠惻怛之心何如也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誠而此則人之生死攸係尤其大者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當孚之初與六四為正應四可信者也夫相信之道貴審之于初當初而虞度其可信者信之則吉若復有他志焉我心既貳于彼彼心亦必不一于我或又信非所信此皆不能得所燕安也惟在初而審其可信者信之則交正而有倚心安身亦安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則志尚未變故于此時即虞之乃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中實九五亦以中實應之象如鳴鶴在陰鳴者自鳴而其子自和之天然之孚應也所以然者葢我之中實我之美德也美德人所同好故美德雖在我而爾亦係戀之也抑美德人所同好而必有是德者乃知好之故美德在我惟吾與爾係戀之也鶴陽鳥九象在陰二象其子五也我吾指二爾指五好爵以喻美德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凡人心同愛此一物則兩意自不期而應其子和之以二五中心同願愛此美德故不覺其和之也豈強致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陰柔不中正則躁而无常居説之極則流而无節然使得善應之助猶可資以為主乃六三所得之敵應則窮信不通之上九不足倚賴者也我既无主于心而所應又不能主張于我故作止无常哀樂无節或

鼓或罷或泣或歌心无所定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爻歸咎于敵象歸咎于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居陰得正位近于君其純柔之德足以取信于君而

又居近君之地權勢方盛月幾望之象也且初與巳

為匹而四能絶之以上信于五心純于主无咎兩馬

為匹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人心患有所係而不能絶四能絶已之類以上信于五豈有咎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剛健中正有孚之徳又居尊位而為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徳宜其相孚之攣固也夫為孚之主者天下之誠偽皆係于我過有徳而不能誠交无以作天下交孚之志皆我咎也故五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正謂剛健中正有孚之徳也當謂居尊位為孚之主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翰音鷄也巽象居巽極有登天象上九處信之極固執失理信非所信而不知變若翰音非登天之物而强欲登天不誠難乎雖所信者正理而適取凶矣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理之通者可長若翰音登天果可久乎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陰也四陰在外二陽在内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名小過陰既過于陽以勢而言陰可亨矣以理而言則小者之當過時自有所可行所不可行之正則恃勢而妄作違理而乖分何利乎故必利于貞也何以

為貞卦之過者柔也二五之柔得中以處小事可矣卦之少者剛也三四之剛又皆失位而不中以舉大事不可也可小不可大此小過之貞也卦畫內實外虛又有飛鳥之象飛鳥雖在上而飛鳥所遺之音則聞于下不聞于上處小過者體此象凡事不宜高已自上惟宜收斂退約自處于下則萬全无害而大吉矣此又小過之貞也小過之所利者此也可恃其亨乎蓋小過于大分不正而事不順如臣子而過于君

父僚屬而過于官長天下亦時有此事但其過者勢也終不可過者理也小過于大而極恣其勢能保厥終者有之乎故教以任小辭大而卑下自處乃理之正也天地之大經也其教天下之為小者至矣若文王三分有二小過也以服事殷則貞而不過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卦名小過者卦體小者過惟過所以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過而戒以利貞者小過之時即有小者處過之理使
過者非小小不必戒也使小者不過小亦不必戒也
惟小者本不可過而適處過時則隨時自盡必有過
而不過之理所謂貞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
也
卦體之柔二五得中柔本不可有事以得中則可小
事得中本可有事以柔得中僅可小事也卦體之剛

不居二五而居三四是失位也而三四皆不中成大事在剛而此卦之剛位與德胥失之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再觀卦體二陽鳥身四陰鳥翼有飛鳥之象焉故取義飛鳥遺之音而戒以不宜上宜下大吉者陰小本下苟乘勢之過而妄欲自上乃逆分之為惟不恃勢

而守卑下則順也故宜下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小過君子亦宜有小過者若行喪用日用常近之事于此而過小者之過所謂可小事也且恭哀儉此皆自處退小之道不厭其過若行而傲喪而易用而奢此乃斷不可過者是可過于小而終不可過于大也又恭哀儉大過則為足恭為滅性為

鄙嗇是可小過而不可甚過也此二義又所謂宜下也

初六飛鳥以凶

飛鳥遺之音則下而不上單言飛鳥則上而不下矣初六當過之時而陰性多躁又上應九四志急上行一于過上而不可止若飛鳥之一于飛而逝也以此致凶何疑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過上取凶自取之无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柔順之質守正得中過而不過故由其進言之則過三四之陽而反遇乎六五之陰為過其祖遇其妣之象夫過于陽已為過矣過陽而反遇陰則无强盛之患是未甞過也由其不進言之則不敢上及乎六五而自安其分不及其君適遇其臣无陵上之嫌亦未甞過也處過而不過无咎矣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二之不及其君以理斷之臣本不可過盛也臣而過則及君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事每過當然後得中況九三以剛正處羣陰之中衆所忌害而三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防備則或出其不意而戕之矣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凶如何言凶之甚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當過之時以剛居柔行過乎恭无咎之道也何也四蕃弗過于剛而適遇其宜也設若更往而有為則過剛矣厲道也不可不戒也然而時各有宜非徒守一過恭之道遂可以處此无患也剛柔互施不可過剛而亦非不可用剛此陽剛處小過之大權大用也

方憂九三之凶而忽見四之不過故首係之无咎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弗過遇之正因位不當則不過于剛也往厲必戒然

終不長守之為貞也長即永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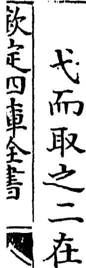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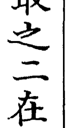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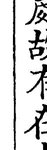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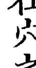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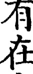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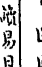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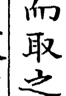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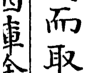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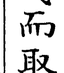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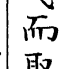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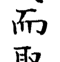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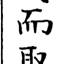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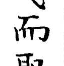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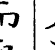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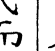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陰柔非有為之才居尊又過上而不下且當陰過之

時故不能有為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夫在我

不足有為而六二正應可取以為助二去我遠故宜

弋而取之二在下體幽隱之處故有在穴之象然兩



陰相助究亦不能濟大事也

彖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卦本小過小而至于居五高上已甚不能下人故不足有為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陰性本躁又居動極過極過之太高而甚遠大悖可小宜下之義者也故弗遇其宜而一于過之若飛鳥之遠去穿雲沒影而離之矣凶道也天災人眚並至

然則陰之過甚豈陰之福乎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弗遇過之蓋太亢而不降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亨小作小亨

既濟事之既成也水火相交互成其用事之所以濟也六爻皆正剛柔得當亦事之所以濟也故名既濟濟固亨矣惜其為既濟則盛運已過所餘无幾惟小

亨而已處此者惟利于固守正理不可以履盛運而
肆然滿志自敗其義理之度也當濟之初固可云吉
而其終未有不亂葢初畏理而終玩法貞不貞之别
也可不戒乎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之亨葢大事之亨已過矣今則惟餘小節細目
之間日向于亨而已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戒以利貞者卦體剛柔皆正而位皆當也處濟者无論其才之剛與柔而一稟于正焉如此卦之六爻可也

初吉柔得中也

初吉六二居下卦方濟之初而以柔得中柔能慎畏而得中則善處事機不失于退懦是以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終亂非終之自能亂也人處終而有止心以為已安

矣已成矣无事于憂勤矣則亂由之而起葢其道已趨于窮極而无復向治不已之心非天使然實人之不善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非有患而患即生于既濟夫既濟之日患固未形也患不可見而吾能以思見患循勢按理以思其患之所必至而豫為防之則長濟而永无患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輪在下尾在後初象也既濟初吉終亂故初九當既濟之初尚能心存謹戒可前也而尚曳其輪可濟也而尚濡其尾慎畏如是不致以侈肆釀敗故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咎生于不慎初有曳輪之慎自无致咎之理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上應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而九五居既濟之時无復有為之志不能下求

于二二雖有德而不得行若婦喪其蔽車之茀而无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既濟之盛有時而過則天下資我中正之道甚急矣我可以行矣若茀喪不待追逐而七日可復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道在我則濟世者非我而誰故可必其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重剛當既濟之時而用剛若高宗當殷道既興

之後而興兵以伐鬼方之象也然以高宗之盛伐鬼方小國必三年乃克之則不及高宗者可知矣甚矣用剛之難也其可以小人任之乎行兵而用小人是平一亂生一亂也處濟時者可不鑒乎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三年然後克之是勞費財力困憊已甚也處既濟之後斷不可輕動矣蓋人主之勤兵遠方者必其以極剛之資而當極盛之時故不勝其貪與忿而必逞志

于一擊于是好事小人爭起而迎合其意開釁滋亂財力殫窮功未奏而盛業已壞矣此爻以九三過剛而當既濟又離為戈兵正合此象故聖人甚言其克之之難又申戒以小人勿用至矣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當作濡

濡謂舟漏而水浸入也六四處既濟而重柔能慎故防患有具終日存畏戒之心若濡有衣袽而其心且終日戒也

雲峯胡氏曰乘舟者不可以无濡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而忘戒懼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于尋常而慮患之心又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人必有疑于心而後防之四之終日戒其心實見其生患之處而疑之也其心又不知患之于何生而若有所疑之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陽五也西陰二也九五雖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在下而始得時象為東鄰殺牛之盛祭反不如西鄰之薄祭可以受福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雖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二當初吉之時吉正大來而未已此其時之盛豈五所及乎

上六濡其首厲

在上首象既濟極而將亂險極又為難濟而上以陰柔處之力不能支漸見沈没象如濡其首厲矣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涉險而至于濡首尚安能久支乎

䷿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相為用事之所以未濟也六爻皆不當位亦事之所以未濟也故名未濟夫

未濟非不濟也尚未濟耳有終濟之望焉且六五柔中能知畏慎亨可必也但所以致亨者必敬慎乃克有濟若懈于將成則終不濟如小狐之幾于濟而濡其尾焉是終未濟也何利之有狐性善疑畏然惟老狐知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若小狐則不知畏慎而輕濟濡尾者多矣人之老成者多周慎而新銳者必鮮終亦猶是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而可以亨者六五柔得中則能小心慎密而未濟者濟矣故亨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曰汔濟是幾至于濟而已未出乎險中也宜何如敬密而乃濡其尾无攸利是始勇于濟而不能敬慎以繼續其終也然此卦卦體亦猶有可濟之理雖六爻不當位事失其正未可有濟而剛柔皆相應則又有

互相為用之義可以交助成功豈終于弗濟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君子由是知物類不同則所居宜異辨之稍未精則居之有未當故必慎辨物宜而使各居其方也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居下无才无位當未濟之初又非其時故未能自進若狐之濡其尾自取吝耳既濟初九濡其尾才

可濟而自止也故无咎此爻濡其尾才不能濟而將溺也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雷氏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續故曰亦不知極也極者終窮之謂

九二曳其輪貞吉

以二應五以下濟上事也然下剛上柔是恃其濟時之才而陵忽于上失正取凶矣九二居柔得中卑恭

守分能自止于下而不進若曳退其輪貞吉之道也

程傳曰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非正而能貞吉者本其心之中以行正也宅心中順故能以義理自約而得為下之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不中正无才德也當未濟之時時難為也故事未有濟而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與以剛乘險者不同將出乎坎與未出險中者不同又可以涉大川矣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爻兼才德與時言之象耑責其无德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九居四不正有悔必也勉而為貞因時順理不汲汲以求進不違道以妄進則吉而悔亡矣然以不貞

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震動以大為克治至于用力之久不能也若震奮以伐鬼方必三年之久乃克成功而受賞于大國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貞則吉悔亡者勉而為貞則濟時之未濟其志得行是為吉悔亡蓋得行其志即吉无不得行志之悔即悔亡而皆原于貞四其可不貞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本非正也然有文明之德又有虚已應剛之善皆正道故得貞而吉雖有悔不為悔矣然五之貞又非特无悔而已其文明虚中之德發越于事為之間使人可望而知者葢有光焉凡君子之光著于外者莫非實德誠意之流行而非飾致也自其貞言之固見為吉而自其光言之又見為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光于何見其吉葢光之散見于事物者處處

照映而不可掩積德之効見于此矣是即其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剛明有能濟之才又居未濟之極乃將濟之時于此復何為哉惟自信自養有孚于飲酒以聽天命之自至耳以是才當是時故宜安樂以静待而非失于荒逸也何咎若遂縱而不反以至于沈溺若狐涉水而濡其首則又過于自信而失其義之當矣盖有孚于飲酒者安養以待有為則義之是也若處于患難知

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與恃其將濟遂以為不足介意而懈荒自敗皆誤用飲酒之説而失其是者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豈徒自荒逸已哉而至于濡首亦甚不知節矣知節則安樂之中自有敬畏之意矣

讀易日鈔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日鈔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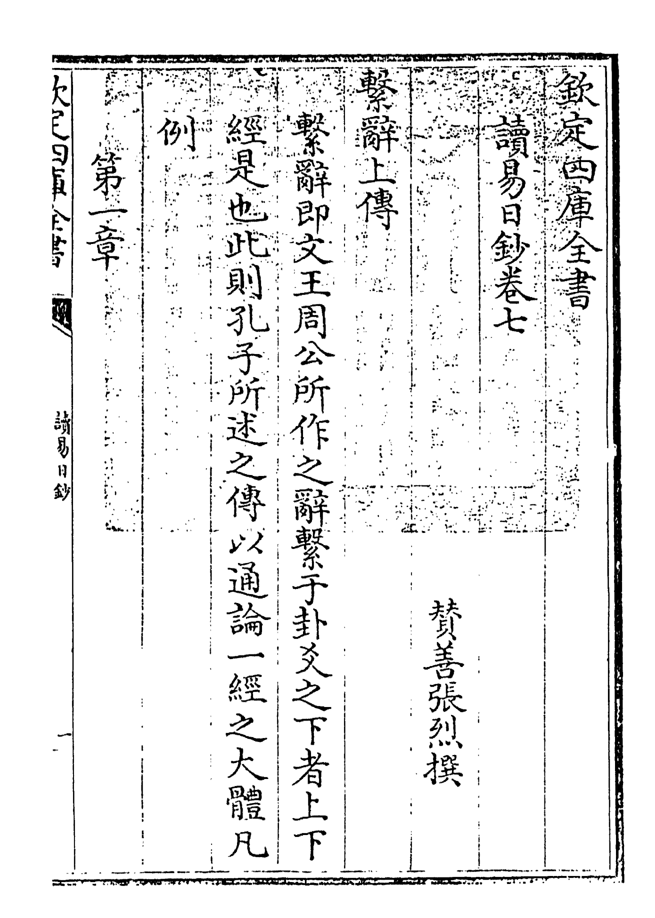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讀易日鈔卷七

贊善張烈撰

繫辭上傳

繫辭即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上下經是也此則孔子所述之傳以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

第一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
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
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

中矣

易之為書也人徒知其為聖人所作然聖人豈自以其意為之凡易所具皆天地間自然之理聖人特一一形出以示人耳夫易中有純陽純陰之卦焉謂之乾坤卦之内外爻之承乘有上下之位焉謂之貴賤卦爻之體有陰陽之别焉謂之剛柔有占決之辭焉謂之吉凶蓍策中之卦爻有陰變陽陽化陰之象焉謂之變化凡此皆易所具也然何一非天地所已具

者試觀天居上而臨下如此其尊是健也地居下而承上如此其卑是順也何必作易始有乾坤一觀于天之尊地之卑而易之所謂乾坤者蚤已確然定矣天地萬物之散殊互有卑互有高如是其陳列于目前也何必作易始有貴賤觀于卑高以陳而易之所謂貴賤者已班班位列于此矣天地萬物之性有常動者强之使静不可即偶静亦非其常也惟其為陽也有常静者强之使動不可即偶動亦非其常也惟

其為陰也何必作易始有剛柔觀于動靜之有常而易之所謂剛柔者已判然分斷于此矣事情所向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方各以類而聚也人與物善有善之羣惡有惡之羣物各以羣而分也善類善羣必吉惡類惡羣必凶何必作易始有吉凶觀于類聚羣分而易之所謂吉凶者已自然生于此矣陰陽一氣也在天則成象而可仰在地則成形而有實而成象成形各有變化也何必作易始有變化觀于成象

成形而易之所謂變化者已隱然露現于此矣若是乎易之所有無非天地所先有夫未作易之先而凡易所有無不悉具于天地是故聖人之作易也凡易之理亦無不悉見于天地聖人見天地間觸目皆陰陽于是畫一連亘而實者曰剛畫一中斷而虛者曰柔一剛一柔互相加上而成四象曰太剛少柔少剛太柔四象之上又以一剛一柔互加之而成八卦曰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葢兩畫互加有似乎相摩戛者

于是始有八卦矣八卦既成于是每一卦各以八卦迭加其上有似乎相推盪者而六十四卦始備則易卦之變化極矣易卦之變化已極而凡成象成形之變化孰非具于易乎以成象言之姑槩舉其類不有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者乎不有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者乎若是者皆易理也如震為雷巽為風坎為雨離為日坎為月自復至乾而暑自姤至坤而寒仰觀于天之成象而無在非易理矣以成形言之姑舉

夫動物不有得陽氣之純為男得陰氣之純為女者乎若是者亦易理也易有乾有坤凡卦之以陽為主者皆男也皆得乾之道而成者也凡卦之以陰為主者皆女也皆得坤之道而成者也俯察于地之成形而無在非易理矣信乎聖人作易之後天地間所有无往而非易也要之易理无外于乾坤極之天地之功化賢聖之德業莫不盡于乾坤者是乾坤也以對立之義言之則分屬男女矣以相須之義言之則一

司始一司成共成其代焉乾者至陽之氣有乾以施于先而物之生氣起焉故凡物生之始而生理即无所不全者皆乾管之也此天道也坤者至陰之氣有坤以受于後故乾方資始而坤即起而成之此地道也惟乾知大始則其始物非必逐物以始之也乾自行其動健之性无意始物而物自資以為始在乾本无難也是以易而知大始矣惟坤作成物則其成物非有勞于乾施之外也坤自守其順靜之性有一始

自有一成在坤本不煩也是以簡而能成物矣以天地功化之大而其事无非易簡可見天下之理不出乾坤外也人誠能健以去私而存心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無私而人易知之矣能順以循理而處事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不擾而人易從之矣易知則我之心即人之心人孰不與之同心故有親易從則我所為皆人所欲為人孰不與之協力故有功有親則因信從之衆而驗吾理之不可易雖進于久可也有

功則兼天下之力而所圖无不成所為无不備雖進于大可也夫人心孰無所得而人不信之後且自疑惟可幾于久則所得有大過人者是賢人之德也人之于事孰无所成而人不助之所就甚小惟可幾于大則所成有大過人者是賢人之業也然猶未已也由可久可大而進之立心一純乎易止此明白共見之心即天下所共然之理易者是理不易者非理吾易之外无餘理則天下之理無一不具于吾心之中

矣制事一純于簡止此要約不煩之事即天下所共由之理簡者是理不簡者非理吾簡之外無餘理則天下之理無一不見于事為之際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至于舉天下之理而悉歸于易簡之中則德為盛德業為大業天以易在上地以簡在下而吾心兼之可與天地並立而成位乎中矣信乎易理之包括天地者惟在一乾坤人學易而能體備乾坤之德亦即可與天地並大也學者觀易于未畫之先驗易

于既畫之後極其合撰天地之妙而要歸之乾坤易

簡可知所以學易矣

第二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

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

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

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伏羲既已作易矣文周聖人于是設列伏羲所畫之卦而一一詳考其象繫辭焉以明著其吉凶此易所以有辭也所以然者卦爻不過剛柔而剛柔初無一定之象總此六位忽而剛居之忽而柔居之互相推盪是以剛化柔柔變剛變化不一則各卦有各卦之象各爻有各爻之象苟不各觀其象各繫之辭則吉凶何由以明乎夫惟觀象以繫辭而象有剛柔相推

之變是故辭與變之内人事造化之理無不備焉辭之所謂吉凶者非他即人事失得之象也失則凶得則吉也辭之所謂悔吝者非他即人事憂虞之象也處事不當至于可憂可虞是以致悔而取吝也卦爻之剛柔未定而變化方生者非他即造化進退之象也造化氣機退極而進若柔之變剛進極而退若剛之化柔也卦爻之變化已成而剛柔已定者非他即造化晝夜之象也晝則陽用事若柔之已變成剛夜

則陰用事若剛之已化成柔也夫卦之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本有三才之象令也剛柔變化流行於六爻之間如此其動而不滯此即地之所以忽柔忽剛人之所以忽仁忽義天之所以忽陰忽陽三才極至之道也語及此則卦爻所具之理聖人所繫之辭真足以包人事括造化而守内之理一無所遺矣君子其可不學耶是故易中所著之事理皆有因時制宜不可亂之序而君子處世其身之所居

而出入必由須臾不舍者无非易之序也易有爻辭吉凶悔吝曲盡其㫖而君子之所深樂而玩味者即此爻之辭也君子于易其躬行心得者如此是故君子無論平居與有事而皆不離乎易平居無事則觀卦爻之象而玩其所繫之辭及有事而動則觀卦爻之變而玩其所值之占動静皆依乎易則居安樂玩之功至矣隨其所為安有不當理而即于凶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聖人觀象繫辭本以明吉

凶而必學易如君子乃能有吉而無凶知聖人所以作又知君子所以學乃可以用易矣

第三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文周繫詞其大意可統而論乎曰可文王之辭謂之彖彖者非他一卦之全體其理必有所似如乾之大通至正屯之動乎險中皆卦中本具之象彖者所以言乎象者也此六十四卦之通例也周公之辭謂之爻爻者非他卦雖一義而爻各有一節之變如初之為潛二之為見不可執一爻者所以言乎變者也此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也彖爻之辭中則有吉凶有悔吝有无咎吉凶者非他言乎卦爻之失得也得則

吉失則凶也悔吝者非他言乎卦爻之小疵也悔未至于吉猶有小疵吝未至于凶已有小疵也无咎者非他卦爻中有已致過矣而善能補其過故以无咎言之也然則辭之所言无非卦爻所本有而卦爻所有非聖人之辭亦不能言之如此明切而周至是故易有貴賤而所以列之使不混者則存乎爻位之上下矣易有大小而所以齊之使不雜者則存乎卦體之陰陽矣至于小大貴賤錯綜更迭之間失得互見

于此而欲辨別其吉凶以開天下之愚則必存乎卦爻之辭甚矣辭之為功大也辭之為悔吝者聖人實有憂焉憂之者以其在善惡將分之介故聖人蚤為憂之欲人決于善而絶于惡庶可以免悔吝也辭之為无咎者聖人蓋震奮其志氣也震之者以其有自悔之機故聖人急為震之使人歸于无咎也凡此皆吉凶悔吝无咎之通例也吉凶悔吝无咎之辭皆就象變所有而言之者也是故就卦言之則有小大就

辭觀之則有險易要之辭之險者必其卦爻之小者也陰盛則凶悔吝隨之矣辭之易者必其卦爻之大者也陽盛則吉无咎隨之矣聖人之辭豈以意為之哉不過就卦爻情之所向而聖人指之以示人耳辭不外乎卦爻此聖人繫辭之總例也

第四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言道者至天地而止天地一大陰陽而陰陽之變不可勝窮故其道无所不備凡聖人著書縱極力發揮不過著天地之一節安能盡天地之所有而括之使

不遺析之使不紊哉惟易之為書直從陰陽根原衍出无窮變化是易書亦自具一世界居然與天地齊準盖非法天地而為之而其理之所立與天地同源共流適相符準而无二也夫易即天地故天地所有易无不有之其于天地之道遂能彌之極其周匝而綸之極其分明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則極聖人之能事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何莫非資之于易乎何則理之最難窮者莫如幽明死生鬼神使非易

幾不知幽明為何故死生為何說鬼神為何情狀惟易從陰陽根原直截剖破故聖人融貫易理于一心易理洞徹之後仰以此觀于天文之晝夜上下俯以此察乎地理之南北高深即知其幽者陽變為陰而然明者陰化為陽而然无他故也以此而推原人物所以始又反而求人物所以終即知始之所以生者氣之凝而陰變為陽終之所以死者氣之盡而陽變為陰無他說也以此而推氣化之屈伸天下本无是

物也乃陰精陽氣聚而成物及其久也其魂氣遊散而向之為物者遂變壞而烏有于是知精氣之聚者陰變為陽所以不得不伸而為神也遊魂之散者陽變為陰所以不得不屈而為鬼也其情狀居然可見也聖人有得于易而于理無不窮是凡理之在天地者易無不彌綸之有如此再觀聖人盡性之事人性之中无所不備猶天地之道无所不有人惟蔽于一曲不能盡其性之所具則覺天地大而我小天地全

而我偏與天地不相似而其行之背乎天地者遂多聖人之心全體皆易性量渾然儼如天地之至大而无遺又如天地之相資而无缺聖人盡性與天地相似故天地所有聖人亦必有而不相違也何以見之性雖无所不有而要而言之有知焉有仁焉知如天之高明其清虛變化之體即易之陽也仁如地之博厚其敦厚確正之體即易之隂也聖人之心全體皆易則清虛變化之體與敦厚確正之體兩者既相資

為用而又有以各極其至觀其知既足以周悉人物之理而仁之所施果能使人得其所物遂其生而道濟天下焉則知有實用不徒為空踈浮蕩之見不過矣事有不可直行者聖人從權而旁行此知也然從權而不失其正不至流于非禮是又其仁也知周道濟旁行不流其知仁之相資為用者如此且其知有更深者惟樂天理之當然而不見外物之可好實知天命之有定而但盡在己所應為故其心不憂而為

知之極抑其仁有更深者隨遇皆安無自擇便利之意其萬物一體之懷日加肫切安土敦乎仁故自不能不愛人而為仁之極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其仁知之各極其至者又如此仁知相資者似天地之相資仁知各至者似天地之各至蓋全易陰陽之用融備于一心故能曲盡性分之理而與天地相似不違如此是凡性之分見于天地者易亦无不有以彌綸之也再觀聖人至命之事天命之流

衍者為化天命所生者為萬物天命之對待而循環者為晝夜之道此皆陰陽之運也而陰陽之變莫備于易聖人全體易理則存諸心者陰陽不執之體見諸事者陰陽時措之用故天地之化有流而為過者聖人則範圍之使有節制而无或過萬物不能自成聖人則愛養匡正使人物各遂其性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无或遺幽明死生鬼神凡氣化之相對而又相生者統謂之晝夜之道聖人知晝之所以為晝又

知夜之所以為夜且知晝之所以必夜夜之所以必晝覷破縁由打透消息兼通而默契焉合此三者是聖人窮理盡性之功真造至天命之域故聖心之神妙初无方所之可測聖心之變易初无定體之可指也盖易理本无方體而聖人渾備易理于心故測聖心于天地而聖心在焉測聖心于萬物而聖心亦在焉測聖心于晝夜而亦無不在焉其无方如此也以之範圍而範圍非一端以之曲成而曲成非一端以

之通知而通知非一端其无體如此也聖人至命之事至于无方无體而莫非本于易是命之在天地者易亦无不有以彌綸之也合聖人用易以窮理盡性至命者觀之信乎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矣

第五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易之書備天地之道非无由也試思道果何謂天地間動者為陽靜者為陰然一陰矣而又一陽循環不窮此其間實有所以相乘而不容息者故天地間更無別物止此二者相為循環是天地人物之定理所

謂道也誠知一陰一陽之謂道而極天地人物之理孰不有所謂一陰一陽相因而不容廢者自夫天地之氣繼静而動氣之方行而此理未蔽于人物之形是造化本然无雜之善也陽之事也及此氣結成人物而理隨以賦則人物各具之性也陰之事也是天命之流行賦予亦一陰而一陽不能相無也蓋不如是不謂之道也無奈人性出于善本自无偏而禀氣不齊各有所蔽有偏于陽動而為仁者據其所見則

惟以生動發越之意為道在此矣不知其尚有知也有偏于陰靜而為知者則以貞靜密察之意為道止此矣不知其更有仁也若百姓又日用此道而不知夫仁知各有所偏而百姓一无所見此君子體用全備之道所以鮮其人也若夫道體之全何甞因仁知而有偏因百姓而遂无乎試觀造化氣機之出入其氣之靜極而動也春生夏長凡發生萬物之仁現之于外是顯諸仁也陽之事也及氣之動極而靜也秋

斂冬成凡發舒萬物之用收之于内是藏諸用也陰之事也顯仁則鼔物而出矣藏用則鼔物而入矣然其鼔之也止此一隂一陽之機氣至而自應非如聖人之憂民出于有心夫陽至而能顯其仁徳何其盛而无窮隂至而能藏其用業何其大而無外且顯藏又出于不憂則其徳業之盛大天下更無加上之者至矣哉何則藏用而謂之大業者惟藏諸用則萬物之生理悉收于静翕之中是其所藏者亦何所不有

一朝發出尚安有限量是之謂大業也顯仁而謂之盛德者惟顯諸仁則萬物之生理愈出而愈茂其所顯者日新不窮此非德之存于內者甚盛安能如是出之不竭是之謂盛德也然則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大業而即繼以盛德盛德而即繼以大業循環不已者一陰一陽之道而非同于見仁見知之偏也道之見于化機出入者如此然則天地人物亦安有獨陰獨陽而漫无變易者乎夫道之所謂

易者以其陰生陽陽又生陰生生不已而變化遂不可窮詰是之謂易也即一陰而一陽之謂也推之物理所謂乾坤人事所謂占事又何非一陰一陽之道乎物生之初其氣方結有可為此物之象而未實則輕清屬陽之動是之謂乾成象之後其形日堅凡其所應具之體一一呈效而出則重濁屬陰之靜是之謂坤一乾一坤是亦一陰而一陽也自人事言之以蓍問易極其七八九六之數因得所值之卦爻而知

方來之吉凶是事尚未定陽之動也是之謂占及其以占之所决者而通其所處之變或趨或避是占之已成陰之静也是之謂事一占一事亦一陰而一陽也然則道之所在其可以一偏求之者哉夫道之所以為神者正以此道忽然而在陰又忽然而在陽流行不測莫究其所從來莫詰其所從往是以見其无方而謂之神也斯道也推之天之流行賦予而為善為性分之人之秉受而為仁為知驗之氣機之出入

而為顯仁為藏用為盛德為大業考之物理人事之始終而為乾為坤為占為事而以其生生則為无體之易以其不測則為无方之神總之皆此道皆此一陰一陽之道也易書以著此而已

第六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

善配至德

夫易之為理其中所舍載者可謂廣矣其外所統括

者可謂大矣使易理及乎邇而遺遠及乎遠而遺邇

天地之間稍有未備皆不足為廣大令易之為理以

言乎遠則此理无遠不到莫之能禦也以言乎邇則

目前几席即物理存不待安排布置而理自各足无

偏缺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凡世間所應有之理則无

不備矣甚矣其廣大也然易之廣大則何從生生于乾坤耳夫乾天之性情當其靜而利貞雖未嘗生物而生物之心則常存不他何其專壹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禦何其直遂靜專動直而物无不資始此乾之大也而易理即以形模此乾是以理无不備而大從此生焉夫坤地之性情當其靜而利貞舉萬物之生理悉收斂翕聚而无餘如户之翕及其動而元亨承乾之氣即敳之而出如户之闢

靜翕動闢而物莫不資生此坤之廣也而易即以模寫此坤是以理无不載而廣從此生焉是易所以廣大之由也故概舉其廣大之實而言之則天道人事之理易無不有以配之也世之廣大者莫如天地而易之廣大則適足配天地也世之變通者莫如四時而易之陰陽互變變而不窮適足配四時也世之分陰分陽者莫如日月而易中卦爻陰陽之義適足配日月也易之于天道无不配者如此若人心所得于

天之理謂之至德而易有健之易順之簡宜健而健宜順而順至易至簡無少差謬則適足配人心之至德也蓋人心中仁禮屬健而至易義智屬順而至簡其所以當然而不可易粹然而无所雜者無非易簡之善而易之易簡配之是其于人事无不配者又如此夫以易之配乎天道人事如是信乎遠不禦近不遺天地之間无不備其廣大何如耶

第七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其至矣乎夫易乃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德業至聖人而止而聖人所以崇德廣業者乃得之于易則天下之理孰加于易故曰至也何以見聖人之崇德廣業得之易也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亦既備悉天下之理矣聖人于是理也窮之于心則識

見超邁而其知崇循是理而行則踐履篤實而其禮卑知之崇非苟崇之而已高明洞照必效乎天如天之崇乃崇之極也禮之卑非苟卑之而已篤實造履必法乎地如地之卑乃卑之極也崇卑之功既同天地則崇卑之效亦同乎天地試觀天設位于上如此其崇地設位于下如此其卑一崇一卑而其間陰陽升降變易不窮之妙自行乎其中矣聖人亦然夫人人有本然已成之性道義渾備于心惟識見蔽于卑

陋踐履缺于虛浮則本性不存即存亦不固故道義不自我出今聖人知崇使本性之虛明高朗者日无所蔽禮卑使本性之條理中正者日无所虧則其性存而又存而凡率性而行莫非道義矣成性存存即為道義之門猶天地位而易行乎其中也是以道義之得于心者日新月盛而德于是崇道義之見于事者日積月累而業于是廣易為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如此易所以為至也

第八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

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

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聖人作易本諸天下之理故易之既作有以盡天下之用在人善推詳其意也夫易何以有象有文哉聖人未畫卦之先有以見天下之物如此其賾亂也就至賾之形容而擬度之見其或為陽或為陰或為純或為雜于是畫卦以象其各物之類是卦之為卦所以象天下之賾也是故謂之象聖人未繫辭之先有以見天下之事

如此其變動也人之處動在衆理會輳之中必有一理之可通行者聖人于動處觀其會中之通而即以其可通行者行之為不易之常法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處之如此也于是觀爻之合乎典禮者繫以吉爻之不合典禮者繫以凶是爻辭所以效天下之動也是故謂之爻夫聖人因天下之賾以立象是象所以言天下之至賾象繁雜宜若可厭然物宜之象皆天下所宜有而不可厭惡也因天下之至動以立爻是爻所以言天下

之至動辭多端宜若可亂然吉凶之斷各有定理而不可亂也象爻之不可厭亂如此則理无不備而凡一言一動之理莫不具于此矣學易者于己之言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擬度于易理而後言之于己之動亦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商議于易理而後動之蓋言有淺深詳畧之宜動有行止久速之異變化不可執一學者所當擬議于易以成其言動之變化也然欲擬議于易宜何如耶試舉其例如中孚九二爻

曰鳴鶴在隂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擬議此爻當知不鳴則已鳴則必和天下感應之速本如是鶴之在隂猶君子之居室鶴雖在隂而聲已聞于外君子雖居室而言已聞于逺故居室而出言善千里之外即應之況邇者有不應乎居室而出言不善千里之外即違之況邇者有不違乎則言之重可知矣行之重亦可知矣言出乎身即已加乎民不能秘之使民不聞行發乎邇即已見于逺不能揜之使人

不見動于此而感于彼如樞轉而戶自闢機動而矢自發言行誠君子之樞機也謂之樞機則言行一發而應之之榮違之之辱皆此樞機主之也且不特人之從違言行善而天地祐之言行不善而天地殃之所以感動天地者亦在是可不慎乎然則即此爻而擬議之當謹其言行之發矣如同人九五爻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擬議此爻當知同本于道道本于心心之同者始雖暫異而終當大同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或默或語自其始而觀之若不同也然要其終而論之則此二人者其心實同心同則雖至堅能間之物我能斷之而不為所間也心同則我之言即彼所欲言彼之言亦我所欲言惟見其美而可說也其利斷金其臭如蘭又何不終同是即此爻而擬議之相同貴以心矣如大過初六爻曰藉用白茅无咎擬議此爻凡錯物者但錯之于地已安矣今又藉之以茅安有傾壞之患何咎之有若此者惟慎而又慎之心

也夫茅之為物雖不貴而用之所資如此其重為其可託以用吾慎也由此推之天下意廣慮疎者雖甚可重賴之物每忽之而不用慎之至者雖至微薄之物亦諄諄資之為重物而不敢忽人能慎守此術也以往自然無所失矣是即此爻而擬議之凡事宜過慎矣如謙九三爻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擬議此爻凡方勞于事謂之勞事成有利于人謂之功人能勞而不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則其心謹厚之至也爻所

謂勞謙者正謂以其功而下乎人也葢君子之心以為德所宜自勉故言念不忘惟欲其盛而勞不辭禮所以自制故言念不忘惟欲其恭而謙不已夫惟謙乃能保其位謙也者正極致其禮之恭以存其位者故曰有終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凡居功者宜下人矣如乾上九爻曰亢龍有悔擬議此爻貴无位高无民賢人不為之輔是以有悔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居位不可使亢矣如節初九爻曰不出户庭无咎擬議此

爻則知言之貴于慎密凡禍亂之生皆起于言語為君者言不密則禍及臣為臣者言不密則禍及身不特君臣凡幾密之事言不密則害其成君子是以慎密而不出諸口也蓋不出户庭户之在人最關利害者莫如口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宜慎密其言矣不但此也作易聖人于人情无不透徹即盜情亦深知之如解六三爻曰負且乘致寇至擬議此爻蓋負本无才德小人之事而乘乃有才德君子之所居也以小

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竊據高位才德不勝適起謀利者攘奪之心盜思奪之矣且小人而居上位則必上而慢其上下而暴其民盜且有借以為辭而思伐之矣譬之慢藏者如誨人使盜已冶容者如誨人使淫已皆自取耳故曰負且乘致寇至言其為盜之招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知高位不可以无德居而有國者亦知所以杜盜源矣由此七爻例推之庶幾為擬議以成變化之學云

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

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易之始作其源起于河圖易之既作其用存乎蓍策而蓍策之法實本河圖今考圖之所以為圖與蓍之所以為蓍然後知圖之數蓍之法皆出于自然之變化有人力不得而强者夫天下止此一理而一氣流行之中遂有自然之節次而數生焉此數之生百千萬億不可窮詰而要而言之則凡奇為陽數凡耦為陰數止此二端而已然天地間本有此數而不能告人自伏羲時河中有龍馬出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

之數伏羲一見遂悟得陽數奇隂數耦而取之以畫
卦但至今圖雖尚存人第知其為自一至十之數而
不知其分配乎天地今試區而别之凡奇皆陽盖天
數本如是其奇凡耦皆隂盖地數本如是其耦是乃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也總而計之則一三五七九其為天數者五矣二四
六八十其為地數者五矣然數則十數而分列于上
下中左右者則為五位此五位者自其生出之次第

觀之有一必有二有三必有四有五必有六有七必有八有九必有十皆一奇一耦以類相得無越次也自其各方之配合觀之一配以六二配以七三配以八四配以九五配以十皆一奇一耦各相配合无偏枯也夫其相得如此各有合又如此故積天之數為二十有五積地之數為三十總積天地之數凡五十有五而此五十五數者舉造化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不外此蓋天地間陽主變陰主化而變化之

往來屈伸而不可測者謂之鬼神天地之變化止有五行而河圖之變化亦止有五位五位中一變六化二化七變三變八化四化九變五變十化即天地之陽變生水而陰化成之陰化生火而陽變成之陽變生木而陰化成之陰化生金而陽變成之陽變生土而陰化成之也而五位生成之屈伸往來即所謂鬼神也觀五位則知五行考河圖則識造化此圖之數即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河圖之數其足

以畫天地之秘如此而聖人揲蓍之法遂因此起矣夫蓍策之必于五十者盖河圖中宮為五為十聖人以為五者生數之極十者成數之極故取極數以相乘而大衍之每一皆衍為十則五當衍為五十惟大衍之數五十故蓍策必五十也然生數極于五成數極于十而又衍為五十則其數已滿不能變動故臨用蓍策之時必去其一以啟變端是其用則四十有九也于是信手中分為二焉盖以象天地之兩也繼

則取右策之一懸于左手小指間掛一焉蓋以象人並天地而三也繼則數其策以四數之揲之以四焉蓋以象四時也繼則將所零之策勒于左手中二指之間歸奇于扐焉蓋以象歴法之積餘日而為閏也然閏法必五年而一齊五歳中凡兩閏然後先所餘之日已盡而又起積分故揲蓍者一掛之後亦必扐其左扐其右凡再扐焉而後又起一掛也是揲蓍之法與天地適合矣再以過揲之策計之凡筮得一老

陽其餘策必三十六若六爻皆老陽而為乾則其策二百一十有六矣凡筮得一老陰其餘策必二十四若六爻皆老陰而為坤則其策百四十有四矣合而計之為三百六十適當一年之日數也且二篇之中百九十二陽爻若皆作老陽皆以三十六策計之百九十二陰爻若皆作老陰皆以二十四策計之則其策為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其數之至多而不齊適如天下萬物之數也是揲策之法无往而不與天地適

合也夫其法足以合天地故其用遂足以盡天下之理周天下之事是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營而成一變焉積至十八變而成一卦焉當其九變得三畫方得八卦之一卦而為小成焉至于六爻已成而視其爻之變不變以為動靜則即一卦而引而伸之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也觸引伸之類而長之則卦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也夫卦止六十四若未盡天下之事乃引伸觸類而變无不通則天下无一事一

物不在卦爻中者天下之能事畢矣由是吉凶之理本隱而易以辭著之是顯道也趨避之迹本出人為而易以數推衍而出有非人所能為是神德行也易能顯道神德行是故人方問而易答之可與人相酬酢鬼神所不能告人者而易告之可與祐助神之不及矣蓍法之妙若此而實皆本于河圖之數然則數之變化不窮也法之變化亦不窮也而其變化皆出于不得不然天地无所與知聖人无所容力總一神

之所為而已知數法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然數雖巧而或出于牽强法雖精而未免于補凑則必非天地自然之數聖人自然之法矣豈所語于河圖蓍策哉

第十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

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夫易有蓍策而辭可以顯道數可以神德行且變化皆出于神所為矣可見易非聖人不能作也盖以聖心之淵微體天地自然之理數是為聖人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作而易則有聖人之道四焉曰辭曰占曰象曰變而天下用之不能外矣人有言焉謂臨事必先議論其義理也而用易以言者皆尚乎易之辭人有動焉謂是非未可執一也而用易以動者皆尚其奇耦未定之變人有制器焉謂據現成之法則而裁

制之也而用易以制器者皆尚其剛柔已成之象人有卜筮焉謂事之吉凶成敗有疑于心而欲審決之也而用易以卜筮者皆尚乎易中吉凶之占尚者尊而用之不敢違也聖人制為辭占象變而人尚之如此是以君子凡將有為于一身將有行于天下也必以蓍問于易焉而以之發言處事乃君子方命于易而易之受命以答之也如嚮應聲之速无論事之遠近幽深而遂有以知未來之事理人之所為尚其辭

尚其占者此也茍非其道立于至精則或涉于粗淺或滯于成迹問而不應應而不詳者有之矣烏能一問而无不知如此乎故由辭占觀之見易道之至精矣再言象變揲蓍者方其四營而成一變也必先驗其左手歸奇之策為幾又驗其右手歸奇之策為幾兩相對驗以定其為五四為八九猶之數物必三數之于先又五數之于後以參驗之也如是為一變及其三變而考其數之總也必將三變所奇之策錯落

置之而總綜較之以審其為老為少是錯綜其數也如是為三變夫參伍特一變耳通之至于三變皆用此參伍之法則竒耦互陳儼如天地之隂陽迭現燦然成文也錯綜特三變耳極其數以至于十八變皆用此錯綜之法則動静互呈儼如天下之進退出入紛然有象也人之所為尚變尚象者此也茍非其道立于至變則滯于一定限于有窮烏能成文定象如此乎故由象變觀之見易道之至變矣且其至精至

變豈有意為之哉易者蓍與卦而已何嘗有思也有為也方其蓍在櫝卦在書寂然不動初无與于物及其感于人之問求則蓍動于四營卦成于十八變來物可知文象可見遂通天下之故是其寂無思為感亦无思為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非其道之至神而能然乎是合辭占之至精象變之至變觀之見易道之至神矣然易之至精至變至神豈易自能如是哉易之至精至變至神皆聖人為之也夫易聖人之所以

極深而研幾也吉凶之理隱深而難見而聖人繫之
辭占以窮極其深吉凶之象微茫而未形而聖人裁
為象變以研究其幾是占辭者聖人所以極理之深
而辭占即深矣象變者聖人所以研理之幾而象變
即幾矣惟辭占之深也故吉則示其所以吉凶則示
其所以凶使人曉然不疑能通天下之志焉此所以
受命如響遂知來物為天下之至精也惟象變之幾
也故吉使人決于趨凶使人決于避能成天下之務

焉此所以成文定象為天下之至變也惟是深也幾也皆出于理之自然而无所强深幾所在皆神所在也故无意于通志而志无不通无意于成務而務无不成不疾而已速不行而已至此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為天下之至神也然則惟聖人以辭占極深以象變研幾而後易有至精至變至神之妙信乎辭占象變非聖人不能作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謂非聖人之極深研幾則不能為此辭占象變

以待天下之用易之精變何非聖人之精變易之精

變之神何非聖人精變之神乎

第十一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

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

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

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如此至精至變至神矣抑思易之為用果何為者乎人終日讀易而不知易之用何為則聖人作易之

心不見夫易者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所以開人物之
昏蒙卜筮以決趨避所以成天下之事務且卜筮以
考卦爻則逐卦逐爻開示吉凶將天下之道若小若
大无不統冒其中使物无不可開務无不可成如此
而已夫惟易可以開物成務冒道此所以聖人不容
已于作易也是故聖人知卜筮能開物也以之通天
下之志知卜筮能成務也以之定天下之業知筮策
之卦爻能冒道也以之斷天下之疑是聖人之為天

下如此其殷而所以為天下通志定業斷疑者道如此其妙也蓋蓍卦爻之理先具于聖人之心而後能作為蓍卦爻以教天下是故以言乎蓍之德分掛揲扐奇耦無常圓不定而神不測也蓍占所得則有卦爻以言乎卦之德事有定理方不移而知不惑也以言六爻隨時之義則變易其理以獻諸人也凡此皆易之所有也而未有易之先聖人已自以此圓神方知易貢之理洗濯其心不使有一毫私意小知之累

以致有不圓不方不易之失故方其无事則此心寂然退藏于至密之地其所為圓神方智易貢者不可得而見也及其有事吉凶當前不但凡民患之聖人亦患之乃吉凶之未來者則聖人之神有以知之蓋吉凶在後者為來聖心虛靜之極見于未萌不待卜筮而自知之也吉凶之已然者則聖人之知有以藏之蓋吉凶在前者為往聖心明徹之極見天下各有定理故由其驗于後者而知其已往之吉凶若何是

不待卜筮而方知之中已包羅已往吉凶之故而不能遺也夫聖心自有蓍卦爻故不待蓍卦爻而自知吉凶如此其孰能與於此哉得卜筮之理而不假卜筮之具猶夫得神武之理而不假殺伐之威其殆如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聖人惟神知如是是以能明于天時消長之道而察于民情得失之故明天道故知蓍策神物具有陰陽消息之理可借以告人察民故故知事故多端而民不能見不可不有

以開其先于是興此神物作為卜筮以前乎民用而又不止凡民用之也雖聖人臨事亦必齋戒求占以知未來之事使其心神明而不測也蓋至此而後開物成務冒道之易成矣信乎民用之攸賴者非聖人不能開也是故造物之化育不已萬物之生成有序至于取天地所生之物而裁為民用則在乎聖人自夫氣機收藏如闔户也則謂之坤氣機開發如闢户也則謂之乾一闔一闢不專于一也則謂之變闔闢

往來循環不窮也則謂之通凡此皆化育之功也而物由以生焉在資始之初方發現而未成形則謂之象及資生而實有是形則謂之器凡此皆生物之序也然天地雖能生物而不能以其用告人萬物之生于闔闢往來中者雖各有用而不能自顯惟聖人知其物之所可用又知是物之所以用于是裁制而用之凡其所以制之者皆有自然之條理而不可紊一定之矩則而不可越是則聖人所立萬世不易之程

度謂之法也有是法而人遵而行之出入動靜无所不利于是舉凡民而咸用之不能離盖周徧日用而人莫知其所以然之故矣是則謂之神也彼蓍龜者非同生于闔闢之中同在象器之内而聖人制之以法使人人用之以盡神者乎甚矣神物非聖人不能興也神物興而易之有濟于民者大矣是故以作易之事言之易有无形之理而為萬變之主宰者曰太極太極有動有靜于是竒耦分而為兩儀兩儀又各

加奇耦而為四象四象又各加奇耦而為八卦八卦既立而六十四卦以成則時位交錯之間吉凶之理已定于卦爻之内吉凶定則天下之所以趨避成務者其大業已生于是甚矣易之足以前民用也是故天下有數大焉而前民用之功未有大于蓍龜者以法象則莫大乎天地矣以變通則莫大乎四時矣以懸象于上著明于下則莫大乎日月矣以崇高則莫大乎天子之富貴矣天下本有是物也取而備之以

致人之用天下本无是器也立為成器以為天下利則莫大乎聖人矣而至于天下之賾悉具于卦爻之中占者所值尚隱而未見也今探于賾中而索出其隱者以示人陰陽未分吉凶未形本至深也今而鈎取之使人因所值以决趨避成事功致之于遠焉探索以定天下之吉凶鈎致以使人亹亹趨避而不倦是則所謂開物成務冒道以前民用生大業者天下術數之學雖不一而孰有大于蓍龜者乎可見欲前民

用則有卦爻不可无蓍龜有蓍龜不可无卦爻有卦有蓍而易乃有以前民用此二者皆出于天而惟聖人能因之耳是故天生蓍龜神物聖人于是則蓍以制筮則龜以制卜焉天地設位而變化行其中聖人于是效其屈伸往來以為卦爻之變化焉日月星辰垂象于天其行之順也為吉徵行之逆也為凶徵聖人于是象其吉凶之理以繫辭焉河出圖洛出書于是伏羲則圖以作易大禹則書以敘疇焉是凡所以

前民用未有不出于天地而成于聖人者也惟出于天地而聖人則之效之象之于是有象焉有辭焉有占焉其所以開導天下者至為明切矣易之卦爻渾然无别而揲蓍之後有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四象焉所以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无老少則人不知當變何卦當觀何爻矣既得卦爻則有所繫之辭焉所以告人以卦爻之蘊也无辭則人不知此卦此爻為何義矣有辭則有占定之以吉凶焉所以斷其失得

使人不疑也无占則人尚岐于所向矣聖人之則效象以示人告人斷人如此宜乎易之為用可以開物成務冒道以前民用也末節易字與章首易字第五節易字俱相應

易曰自天祐之　節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釋大有上九爻當在擬議七爻之末擬議此爻則知祐之為義助也自天祐之者合天助人助以見其為天祐也然天人之助不可倖邀天止此理人順理而行處處自合天意天之所助者惟在順而不在他

也人止此心我居心篤實人人以我為可倚人之所助者惟在信而不在他也今大有上九處極盛居上位苟驕恣自滿則天人皆棄之矣乃上九能下從六五夫六五孚交而上從其後有踐履必信之義焉謙退自居有處心必順之義焉降從六五之賢又有尊尚賢人之心焉葢即下從六五之一象而取義有三是其履信思乎順而即此信順之心又以之而尚賢也然則處盈有道而天之所助人之所助舉在是矣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擬議于此則人宜思所以處盛滿迎天心者矣

第十二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意中有无窮義理欲舉以告人勢不得不假之于言以言教人勢不得不假之于書然而書終不能盡言言終不能盡意也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以為一言止該一事言有限事無窮然天下事何者不由于陰陽本陰陽以立為奇耦之象則萬事起根之地握定于此且不直指其事而假立為象則事无不可通理无不可兼凡意之不可以言盡者立象焉盡之矣象既立矣由是即此兩畫相摩相盪遂

設為六十四卦凡事物之善而為情不善而為偽者无不曲盡其中盖卦者象之所行情偽者亦正聖人意中所欲示也由象卦而繫辭焉即至虚之象以發至實之理象无倚辭亦无倚凡言之不盡于書者惟此象中之辭有以盡之也由象卦而制為蓍策焉以七八九六之變而通之于占者之事為則趨避明出入順聖意之所以利民者于此盡之也由變通以鼓舞天下焉趨避未明人心瞢然悶塞不知所適一自

得卦之後一一剖决了然使人踴躍鼓舞日趨善而不自知則聖人之意所為周徧无方而思為不設者亦于此畫之也情偽也言也利也神也皆意中所具也一立象而皆有以盡之然則卦爻之變易雖无窮而總之止奇耦二象奇畫為乾耦畫為坤止此兩畫而著卦之變易隱然包寓其中乾坤其殆易之緼耶何也聖人畫成六十四卦時如横圖所列節節皆陰陽相對三百八十四爻非奇則耦兩兩燦列益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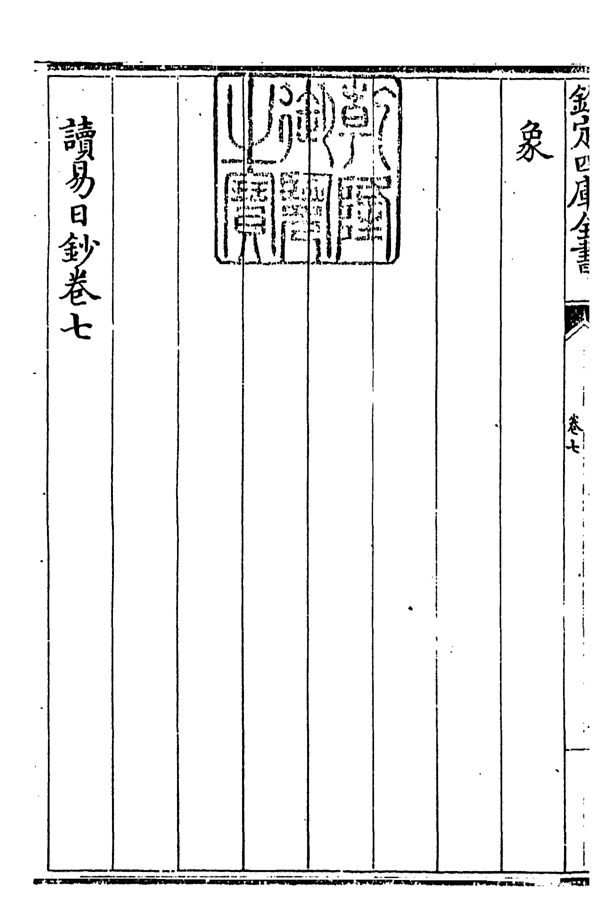
不斷所謂成列也斯時也雖未論及蓍卦之陰變陽陽化陰而蓍卦之所以陰變陽陽化陰者已先立于其中矣使卦畫不立乾坤之列缺毀而未成則蓍策之變憑何而見使蓍之變不可見則陰陽卦畫亦徒設而已乾坤或幾于滅息矣是有蓍策而後乾坤之用行又必先有乾坤而後蓍策之體立豈非乾坤為易之緼而聖人之意非立象不足以盡之耶惟象立卦設而乾坤成列是故易之為功遂大周于天下卦

爻奇耦所謂形也有是形則有所以為形之理此形而上者則謂之道有是形則奇耦有定已成不移此形而下者則謂之器象立卦設而道以彰器以著于是蓍策之變通出而天下之事業成焉四營之後其蓍策之為一為二為三為四皆有莫知其然而自然化成者所謂化也因其化而裁定之為七八九六之數則謂之變裁之為變則因所值之卦爻而推其理以行之是卦爻之理无不可達于人事也則謂之通

舉此卦爻之理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人人變之通之以避凶趨吉則事務可成大業可定謂之事業向非聖人立乾坤之象則道于何彰器于何定變通何自以起而事業何自以生耶甚矣立象盡意非聖人不能而學易者欲即象以悟意得意以忘象亦甚不易也是故以盡意之象言之盖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之象非偶而設後之觀象者其見不及聖人未足與言象也

以盡言之爻言之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聖人之爻非偶而繫後之觀爻者其見不及聖人未足與言爻也故窮極天下之賾者固存乎聖人之卦矣鼓舞天下之動者固存乎聖人之辭矣化而裁之固存乎易之變矣推而行之固存乎易之通矣凡此皆象辭之已著者也作易者之能无與學者事也至于化裁推行之際將所值之象所占之辭能不執其

旨而又不悖其旨神之極其无方而明之極其不謬
此則存乎其人无與于作易者矣何則所謂神明者
臨變通之時心自虛明不關言說黙焉之間神明之
體已具足而完成絶无事于言說也而實實具是神
明若此者豈可襲取必其平素理得于心而為德理
積于身而為行乃能如此黙成也有德行而後能黙
成能黙成而後能神明豈非存乎其人耶是以作易
者非立象不可以明意而學易者非得意不可以觀



象

讀易日鈔卷七